

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文集卷四

明 楊士奇 撰

序

胡延平詩序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神聖文武膺受天命有天下當時魁偉豪傑賢智才望之士雲附景從各効其用以建混一之功暨天下大定茂興文治廣德教徵用儒術以復隆古帝王之世天下之懷抱道德藴蓄器能方聞博雅

之士欣幸遭遇林林而至者葢比於書之野無遺賢大雅棫樸之詠也于時廬陵胡子祺先生以經學行義徵至京師偕入見者十八人是日太史奏文明之祥上大悅皆除監察御史先生後陞廣西按察僉事又擢知彭州秩滿陞延平知府歲餘没於官先生之任風紀也秉正直之節務持大體為郡守也敦豈弟之行而脩實惠藹然忠君愛國之誠憫然憂勤恤民之心彭州延平之人至今思慕之而不忘非漢宣所謂與我共此良二千

石者歟先生有詩若干卷其子今翰林學士廣屬余為之序詩雖先生餘事而明白正大之言寛裕和平之氣忠厚惻怛之心蹈乎仁義而輔乎世教皆其所存所由者之發也昔朱子論詩必本於性情言行以極乎脩齊治平之道詩道其大矣哉蓋自漢以下言詩莫深於朱子而胡忠簡公嘗以是薦之故知朱子之詩又莫深於忠簡先生忠簡之十世孫為詩固得於家學者歟今學士遭逢聖明膺斯文之任而家學益著詩不云乎凡周

之士不顯亦世於此又以見國家得賢之衆士大夫涵濡聖澤傳世之顯有以同乎周之盛時也

送胡永齊詩序

胡種永齊以其父命將自京師還廬陵侍養其祖母求余贈一言永齊生乎詩書禮義之門為延平太守之孫今翰林學士之子其得於家訓有素余何言然與學士同郡同官久要且厚永齊又嘗從余游余敢愛一言而不為子傾倒哉子見夫木之為材乎其始依長山大谷

深厚之地以託其本又有雨露風日涵濡昫育而無牛羊斧斤之戕害而然後挺特堅大可以棟宮室爲舟楫成什器鉅細隨宜皆適於用也不然牛羊斧斤爲之戕害者日肆焉而莫禦雖託本乎長山大谷深厚之地雖有雨露風日涵濡昫育要其生遂之意斬矣惡睹其成材者乎人之生幸遇太平無事之時且家居薰陶造就之有資而無饑寒勤苦之累惡可以自棄乎盖人之貴乎學也有仁義忠信以養其心剛健弘毅以立其志齊

莊中正以恒其德恭讓節儉以制其行前言往行以充其智禮樂文物以飾其躬講焉習焉不廢於造次顛沛之頃其久而益熟也無所往而不達無所用而不宜故君子者必務乎此彼有違道適情凡可以迷溺心志者皆吾身之牛羊斧斤君子者必務決去之不使一毫作於其心害於其身市廛之子受十金之産於其父謹謹愛護不敢失惡辱親也吾身吾親之枝也豈十金之謂哉故愛身必在務學務學必在力行不徒其言之爲尚

也勉旃永齋子英年秀質智足以明善學足以成德由此而孜孜慎脩不已所謂沛然孰之能禦也永齋勉旃他日聞仁山文水之間有能以學植身必子也夫若是而使鄉人父老愛子者皆稱延平有賢孫學士有賢子於吾交游不與有光哉故書此為贈朝之君子與學士交游而愛永齋者相繼為詩列于左方

送尹能敬詩序

去西昌東南五十里曰灌溪並溪南北居皆尹氏其世

為鄉之望其人雋爽傑特多有用之器其老成愿謹吾心所熟者能敬甫表然者也能敬甫平居接人恂恂至遇事氣義磊落嘗歷涉憂患無一毫之戚於中至乎晚節仲子昌隆掇高科揚歷清華人皆以為能敬甫榮乃獨不然方歉歉持恭遜以善遺其子孫日勤不懈此其見之明志之素定者乎世之人遇小得失其中變遷盈歉無復故態者視能敬甫為何如今年春就養來此日與縉紳賢士周旋乎京師聲明文物之下甫兩月輒慨

然自念吾奈何違吾親丘壟棄吾子孫之訓教而忘返乎即日戒行李就道其子挽留之不得竟去於是朝士歎能敬甫之志尚遠也或曰古有所謂逸民能敬甫其近之歟而厚於倫理孳孳焉要為合於中行者故相率為詩送之以余同邑且熟也屬為序云

送林教諭致仕詩序

永嘉林士賢先生今年八十有九矣以分教邑學考績来京師書最朝廷優異之陞教諭俾致事行且有日大

夫士為詩送之右春坊大學士黄公屬余引其端古之君子學而成也其心未嘗一日而忘斯世故或施之政事以利天下或推之講學以淑諸人人持必為之志恒久而不息不以强壯衰弱而或有作輟也葢曰天之所以畀我豈使自足其身而已存心之厚如此然人之所禀其聰明精力既老則衰矣雖其志篤勤弗懈而身不足以勝其事故先王有七十致事八十拜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之制夫人之生有不能七十八十者多矣

況乎九十又足以勝事哉漢伏生年九十孝文欲名之而老不能行使掌故往受經生不能正言至使其女傳言令林先生幾於伏生之年而懷惓惓之誠以勤教為盡臣職以育材為報君上耄勤不倦非存心之厚歟然清明康健馳涉川陸二千餘里述職京師趍進拜俯威儀翼翼如光膺寵命歸樂其餘年非盛福哉觀其身論其心詩而送之不亦宜乎

送徐理問詩序

吾友徐崇威自征商陞中書舍人踰年改陝西布政司副理問數月復改廣西崇威有疏達之才端厚之行又嘗出吴楚道梁宋秦雍縱觀山川崇大之勢博覧古人興敗之迹充乎其氣廓乎其智將見諸行事也譬如駕長舟乘春流浩蕩而東而翼以厚風雖一日千里易易矣然崇威自拜理問之命其心常兢兢焉如有所弗任蓋司理之職難矣人之生皆有惻隱之心士之從政也皆以生人為務然其有罪焉憫而宥之天子之所得為

也司理之臣雖欲為之而非所得專也司理知有法而已知求當乎中而已其罪重也重刑之罪輕也輕刑之情出乎過也過罰之出乎故也故罰之刑罰不自輕也輕則由我縱惡亦不自重也重則由我濫誅此在天子猶慎焉况於司理之臣乎司理者輕重不爽於錙銖是非必適於至公而非察之至明鮮有不失一失則為不勝任司理非誠難乎然能至誠以求之虚已以聽之權度精明敬慎不懈而哀矜惻怛之意不離乎中則司理

之任亦未有不可勝者崇威行大夫士為詩送之余故推其説為叙以廣其意

沙羨稾引

沙羨楚壤也春秋之夏汭漢之鄂縣孫吴之武昌在焉晉以後因革不一而皆為江漢重鎮國朝置布政司臨之以總十七府州之治余弱冠而游也蓋嘗踰大別泝岳陽觀洞庭浮湘水望衡山而還逷而䝉此最久其賢人君子多與之文文事之討論篇什之倡和多與也今足

跡不至者十五年舊交零落過半間發故篋得往年所為詩文百餘篇雖詞旨淺陋無可采而懷故人之不見想山川之在目情之所存不忍棄也因稡為一卷題曰沙羨豪云永樂辛卯夏五月朔士奇書

石臺藁引

歲屠維單閼石臺蕭德賁延余教塾館石臺在吾邑東南一舍所桃源里中里有溪溪有石臺如砥容坐十數人故桃源又名石臺里云環吾邑數百里其山水閎博

秀麗其壤地肥沃宜耕稼歲無水旱之虞者莫出於石臺而崇儒隆師又有耇老成人及多聞之士相與上下譚論之樂者莫出於蕭氏余是時方幸来此從容優逸將用其志意以增益所未至歲餘廹於名命不遂所欲然至於今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石臺也當時所為詩文率出一時應酬或録或棄所録者此卷是已間一展讀撫歲月之如流念舊學之不進不能無慨焉於中也因題之曰石臺稾云永樂辛卯冬十月朔穀軒識

長林書屋圖詩序

長林書屋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之故居也在廬陵吉水之間前有金螺白鷺之勝後有青原石礲之竒夫容天玉墨潭諸峯巀嶭相望於左右而文江之横帶滄洲之演迤層阿複壠青林白石之廻抱於旁近者實江南勝處也公世家於此自其擢高科陟清華其身之不至焉者殆二十年而其心未甞一日去此也間命善繪者爲圖以旦夕接于目適于心而與公

相知者又賦詩其端以道公之意夫古之仁人君子其處也未嘗忘斯民及出而仕矣亦未嘗忘乎其平昔丘園棲遁之適蓋其所學必在乎兼濟而所自得於内者不以窮達而有所變易也苟一朝得乎彼忽忘乎此沉酣溺焉變易其所素此其人可與有為者乎公少居於此樂於此久而不忘於此蓋人之情也顧今遭逢聖明居斯文之首任寵待之隆千載一時也公於是時方圖盡其所當為者以仰答盛遇之不暇其暇乎望山林處

士之適哉然則公之斯圖殆所謂寄意者乎嗚呼觀公之所存將公之所有成可見矣余知公有素三復此詩安得不以為士大夫道哉遂為之序

蔡氏族譜序

蔡氏西昌之望也中更變故其子孫微矣余少獨識月窓甫蒼顏白髮長身玉立翛然塵表時時從人道其先代盛時風流儒雅可敬可慕而今為可悲慨也月窓没蔡之後獨有震亨兄弟在而震亨之考文玉嘗出後胡

氏蔡之祀幾為若敖氏之餒矣震亨凛乎斯懼將復其初也而求其世譜已湮没不傳獨月窓先墓記自十六宣義得常而下有可稽者盖得常而下為十朋十朋而下為賢卿賢卿四子申甫清甫澄甫濟甫八孫志學志弘志道志遠志武聖傳壽傳性傳然自月窓没八孫已莫辨為孰之子今獨知聖傳壽傳性傳皆濟甫之子盖出劉尚書崧題愛山圖所云月窓則壽傳之孫文玉則其之孫也震亨據此録為譜將示来者其存心厚矣以

其先嘗於吾家有連也求序之吾聞蔡之世詩書行義累累相望而特顯於濟甫濟甫諱源嫈山其號也登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歷官司農少卿湖廣安撫使政治卓卓搢紳間尤為潭州守李芾所知嘗薦之於朝其所居地不知幾易主至今鄉人父老過者徘徊嗟咨曰此安撫宅也嗚呼盛極而衰衰極而復天之道也蔡之後將不有復振者乎君子之澤譬諸大木立乎高山曠野疾風炎日氷雪之侵凌益久益深其柯葉條幹隕

折幾盡幸其本之存也一旦乘太和之氣有不奮發而復榮者乎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蔡氏之後其必務學敦德以待之哉是為序

送蔡孟愷永州教授序

廬陵蔡孟愷清修苦行恒轗軻落落不偶於世然其心未嘗不自得也負氣義夷險不貳與余外兄陳仲述為同門之交仲述博學守道非其友不友顧與孟愷相好也仲述家故貧為監察御史十年没時惟一布被猶讀

書郡齋所製一子賞未亂也喪其母依養於叔孟愷過之愴然有動乎中指賞告其叔曰子善撫之吾有女以妻焉所親難之曰孤寒之孽其終有立乎孟愷曰吾誠不忍此故人之子且安有仁如仲述而其後不立者乎卒以女妻之於乎今之人以貴富勢利相交處失其貴富勢利則東西散去爲楚越者恬不爲恠或有一人焉不爲此慨然欲脩古人之道則相與聚笑而愚視之於是其習愈倍而去古愈遠求如孟愷者何其少見也孟

愷今奉命往敎永州郡學其兄子吏部主事學淵求諸能賦者作詩送之又求余爲序今之所謂敎官者能從事於文藝則善矣有尚論其躬行者乎是以輕彼重此違本逐末靡然而從風久矣夫能修其身必能推以淑人能厚其友必能推以事君孟愷往焉盡爲臣之節明敎學之本所謂舉此而措之者耳故畧述其行以示永人使舉此可以知其餘他日永之學者有文行可稱本末兼舉必出吾孟愷之門乎

送蕭善本序

自余來京師十有五年於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聖明叨職近侍恩眷隆厚然材薄識陋不能効纖芥報稱日懷愧惕之不暇顧敢言其私哉而比年鄉人親交有至京師而過余者昔之壯者皆已蒼顏而華顛矣昔之童丱者皆已翹然楚楚矣而敬問吾父之執焉蓋淪謝既盡不能不慨焉怊悵也前三十年余所往還遊講學今存者

不三四人幸皆仕京師時得聚處討論相益以寛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與還往者近歳始来為太學生無幾輙以使命出再歳而還還數日又以展省歸未嘗一得從容盡意也臨别能無情乎雖然子歸而過縣門之南徘徊龍洲歎嘉應之不爽而觀於其人復有繼令而起者乎又過高漚而試聽焉將有鏗然噌吰而出者哉又南望三巘之山而物色焉復有繼蕭清節高風遠躅者乎有之而賢者將出其門乎其必有以慰余之思

贈蕭照磨序

余總角就學與子敬同師入同講習出同嬉遊相得也子敬資性嚴厲尋常不妄言笑朋儕一語不合不能容輒面斥斥已雖無宿怒意然人未嘗不私怪其過剛也子敬年十四五出游京師後二十年余至京時子敬游歷艱險道萬里而歸授鴻臚序班余竊意其所謂剛者必已摧折無有而變為和柔巽懦矣與之處察其所發固未嘗變也凡所還往莫或敢規之者獨於余最故余

時規之雖少止無幾復然矣豈其中所養者直故不屈於外耶抑根於所賦者一定而不遷耶夫君子之剛以直乎內蓋本於道義之正所謂浩然之氣是也而發於外者固雍容不迫無所乖戾而適乎大中所謂性情之正也士不務出此而徒肆意以行之傳不云乎心有忿懥賤惡則不得其正夫以是感之亦必有以是應之者矣古之人所以為佩韋之戒也子敬今除高州照磨相去數千里臨別無以為贈輒舉其所切諸己者告之山

域務簡時求前言往行以致涵養之功焉

萬木圖序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為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為受人之施者恒有愧恥為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為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我而即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

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振之指其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飯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計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欝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

也其毋苟自為利將有為學宮為糧老之宮為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為居室沒欲為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搢紳君子多為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佩服訓戒至于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即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

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如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畎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為所欲為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来者

南窓吟稾後序

臨川吴景南先生南窓吟稾四卷吴故臨川儒家先生

當元治平無事之時既高蹈不出用其精力於詩以自適夫幽遠靜貞之趣其授受有自又有吴文正公序之是以其詩之傳也久矣而刻板既廢於元季之兵洪武初其孫思明得刻本於金溪以歸于兄思清思清傳之其子今國子司業溥司業君之徒鄉貢進士吴克彰為重刻以傳余嘗過司業君獲拜先生之遺像嶷乎其山之立也粹乎其玉之純也溫乎其春之和也翛翛乎其出於塵埃之表也夫其見諸外如此於其中之所存者

可量哉盖又聞諸司業君先生履善蹈義其介凛然必擇而後交而見諸言與行者藹然一由於忠厚至於所以植其家裕其後者惟詩書德義焉耳嗚呼所以為先生獨在於詩乎而至於今司業君四世矣篤實剛介之操持之愈久而愈固盖考其源流之正而君子之澤深且遠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為引諸卷末使讀詩者併得之

康氏族譜序

西昌東南五十里曰深溪溪之上有世家曰康氏其文獻繇宋至今承續不絕其初本匡氏仕南唐為蘄州刺史曰稠者歸宋避諱遂易為康稠之孫抃英宗朝舉進士為南昌尉抃之孫訓為國子助教以直言為秦檜所惡遂棄官歸訓曾孫景材仕理宗朝為鄢陵令弟景明度宗朝為桂林府同知景材孫時可元皇慶初為廣東儒學提舉景明之孫宗武從學吳文正公明三禮為天臨路慶洲書院山長其從弟宗正國朝洪武第一科進

士官至丹陽知縣宗濂舉明經由教官改常州㵾橋廵
檢而族之人脩儒術持行義者猶多盛哉康氏之宗乎
泝其先唐貞觀中有諱冑者為吉州判官過西昌之祁
洲樂之遂留家焉冑二子琬珏琬之後徙安成珏之孫
曰常五子垻坊坎埴圻始徙深溪則𥡴之曾祖也祁洲
在今淘金驛東五里有匡家坊余前四十年嘗過之匡
氏合族而居尚百數十人皆珏之後也亦皆謹愿敦樸
務農桑而詩書禮樂之風視深溪邈乎懸絶矣豈其漸

習之異歟抑如木之有本其生意發達獨厚於一支耶
凡物莫不有本人之所以貴於物者能敬其本也匡氏
出魯匡宰句須以邑為氏康出衛康叔以謚為氏不可
以穀也夫屈於勢而去之茍可伸亦可復也今祁洲無
氏康者矣深溪世多聞人君子於致敬其本之心吾知
其惓惓也而至今未有宣言復之者豈其猶有所屈乎
先大父兄弟皆與慶洲君相交莫逆伯父吏部公於丹
陽君有同年之契宗濂又嘗與余往還仲矩則余姑之

夫也故巽初之續爲此譜也以世好求序披閲再四余安得不景仰其先而重致望於其後哉

送歐陽允宣序

吾邑故家亡慮數十姓若今合族而居有數千指之聚旦暮堂上下會集有數世尊卑之列有漁稼之樂有園林山水之趣有祭祀賔客伏臘之資詩書禮義之有襲賔興仕進之有繼者數十年来盖曰歐陽氏歐陽氏與宋文忠公同出唐率更令詢初由廬陵徙萬安又由萬

安從泰和之蜀江於今二百餘年矣余弱冠交允堅允清繼與允賢往還相求麗澤之益今又與允俊好也允堅初領鄉薦為學官又嘗佐邑有民社之任允清亦舉明經為學官允賢領鄉薦兩為郡教授今助教國子允俊登第為庶吉士于翰林歐陽氏之兄弟盛矣他姓兄弟有盛者不皆出於合族而居不皆以經術發身也盛哉歐陽氏兄弟乎今年春允宣以運賦来京師間從允俊過余觀其色知其厚也聽其言知其通也問其所治

則養親慈幼以及公私之百務皆其事也夫歐陽氏之家處者固有所恃而不慮乎外而使仕者有所恃不慮乎内非為有允宣乎允宣雖不仕譬諸材木之用行之為舟輿居之為室屋較其功要皆日用不可無者豈得以彼而加此哉允宣將歸允俊求余贈之言故為書此

送禮部侍郎儀公致事序

禮部侍郎高密儀公以清德正學洪武中自教官為寶慶知府永樂二年詔選東宮官遂陞通政兼右春坊中

允無幾又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為禮部侍郎又奉詔侍皇太孫講讀公之為郡為藩也惓惓宣上德洽民隱寛平忠厚有仁人長者之風其佐春官也詳於典故達於政體雍容直諒有大臣之度其為輔導也端莊嚴重非聖賢之道不陳懇懇老成忠愛之意今年八十奉勅致仕天語褒嘉龍章輝煥希闊之賜也我國家用賢使能而凡任大職膺重寄者必付諸惇實端重之賢如其材德既足以勝事而稱任則禮遇之加逾久而逾盛考

公平生本之為德行施之為事君治民之實一皆君子之事則所以迓承天寵者豈無所自哉今歸榮於鄉日與故人賔客懽聚談詠以樂太平之世廸其子孫及鄉人後學讀書明道以成德器皆將為國家之用閒暇臨清流蔭茂樹睇春榮於緑野挹青山之白雲公之樂何其超然物表哉於是尚書夏公曁諸搢紳大夫皆賦詩贈之余謹述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實與公之厚德盛福不徒以為其鄉之榮而可為天下後世道者引諸卷

端

陳氏族譜序

西昌陳氏有二族其一五代時諱暉者自金陵徙其一宋季諱雲仲者自廬陵之武岡徙自金陵來者子孫為盛蓋於今二十世其居已久積而發之也多自武岡來者裁八世其居未久積而發之也遲遡武岡之先出漢文範先生六世孫逵仕晉為長城令因家吳興吳興之後有諱洽者仕唐為秘書郎徙閩之劍浦劍浦之後諱

貞者稱栖衡處士又從温州之平陽處士十二世至廸功郎崇忠生渙齡宋郴州桂陽主簿入元改吉州路儒學教授其子浚源家廬陵武岡之陽遂為廬陵人浚源子四人仲子雲仲贅西昌羅氏遂為西昌人雲仲生文勝文勝五子仲子原壽號碧潭碧潭生民壽觀定民壽生一敬洪武中舉孝廉為荔波及賀縣丞觀定生彦和彦和生德遜德遵德遵名循永樂乙未進士第一人及第為翰林修譔西昌科第自宋至國朝彬彬乎盛矣而

第一人及第實始於循發遲遲而弘者理之固然也武岡而上其譜見於文勝之孫觀瑞所傳一敬始斷自雲仲以下著西昌之譜至是德遜俾德遵以西昌譜求序余與陳氏宗族同里閈一敬忠厚樂義其卓識遠畧度越羣輩佐治兩縣皆得民心德遜温雅惇行德遵履操端潔皆余所敬愛者也弟念一敬平生故人少之時相輔以學有莫逆之契其罷官家居也約余買田築室東皐之上將耦耕以終老既先後皆以徵起不得如志而在

京師相聚處半歲公務之暇相與譚詠酣嬉而忘其身之在客外也一夕就余家奕棋飲酒翛然而沒於今又十年矣睹物興懷其能自已乎故因序此譜併致余情云耳

送曾存善序

同邑曾存善篤實和易謹持其身遇為干紀倍道之事輙掩耳避去鄉稱善人今年五十矣未嘗有一日憂患之干其所得稱其所存非善之報施者歟有以其材舉

者徵至京援例得歸来告余別嗚呼吾常不忘吾鄉之俗惇務詩書父兄必謨其子弟以德子弟必率其父兄之教而富有力者皆惇於禮貧賤者皆能不失所守而勤於其業有老死足跡未嘗及縣門下者其俗如此所從来久矣自吾出而道數千里之地目之所及其為俗不逮吾鄉者多也然吾少於鄉壯於鄉旣壯而去之今且老矣吾鄉昔之老者亦且盡矣安知夫今之俗其不渝於昔否乎盖一鄉有善俗則一鄉之福子歸因吾所

陳而試觀其何如焉

東里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文集卷五六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東里文集卷五

明　楊士奇　撰

序

鄭氏族譜序

泰和澄江之南有鄭氏其先出滎陽再徙金陵宋端明殿學士𣪠之子新通判吉州遂家泰和邑中又四世至叔文徙江南之五塘壯其譜紀自端明之父西京節度副使自強蓋節度至今十有五世子孫久而愈盛蔚乎

邑之鉅族也端明當南渡孔棘之時毅然以國事為已任鞠躬盡瘁無所不致其誠殆天佑忠義而以昌其後世耶雖自徙泰和未嘗有顯者然抱仁秉義世篤善行所見孚於人人可質之鬼神者蓋或顯者有未能也吾家距所居半舍吾少及見其鄉大疫不間貧富老壯困憊狼狽相連屬彌望十數里旦暮不見炊烟獨鄭氏一姓食飲起處泰焉如平時三四十年来江鄉譁訐之風姦民倚法嫁禍其所怨惡富家巨室為所困辱者十八

九獨鄭氏無一毫之干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入
國朝鄭氏之仕者昉宗顯再見於庭實今庭重居太學
十餘年繼而大之未可量也而宗顯於余最善其嘗歷
三縣一為幕再為簿所至民戴其寛恵如父母仕三十
年無纎芥過舉家甚貧持操如鐵石比侍臣之賢者屢
薦之不報恬然安其命觀於今鄭氏如此可為遠不忝
端明者矣宗顯今復改連江簿將行出此譜求序於是
翰林諸君子序之詳矣余特著鄭氏之行之可稱者以

示其後云

玉雪齋詩集序

詩以理性情而約諸正而推之可以考見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三百十一篇自公卿大夫下至匹夫匹婦皆有作小而兎罝羔羊之詠大而行葦既醉之賦皆足以見王道之極盛至于葛藟碩鼠之興則有可為世道慨者矣漢以来代各有詩嗟嘆詠歌之間而安樂哀思之音各因其時蓋古今無異焉若天下無事生民乂安

以其和平易直之心發而為治世之音則未有加於唐貞觀開元之際也杜少陵渾涵博厚追蹤風雅卓乎不可尚矣一時高材逸韻如李太白之天縱與杜齊驅王孟高岑韋應物諸君子清粹典則天趣自然讀其詩者有以見唐之治盛於此而後之言詩道者亦曰莫盛於此也余竊有志斯事而材質凡近徒勞而無成間或一遇能者未嘗不歆豔嚮往之居兩京二十餘年所得公卿大夫之作令大理卿京口虞公伯益蓋其傑然者也

近得觀其玉雪齋集古近體總若干首皆思致清遠而典麗婉約一塵不滓如玉井芙蕖天然奇質神采高潔又如行吳越間名山秀水而天光雲影使人應接不暇者而皆得夫性情之正虞公葢將上追盛唐諸君子之作而論令公卿大夫之作足以鳴國家之盛者亦鮮有過於虞公者焉公學優才裕生當治平熈洽之運洪武中以儒發身歷事四聖出入中外者三紀所治皆要職更事多而精斯其詩之所繇昌歟令公以明刑為上所

信任下則四方視以為平蓋古臯陶之職也夫明良喜起之賡歌臯陶所以弼成有虞之治者吾何幸尚於公晚歲見之乎輙書諸簡首而歸之

貧樂詩序

廬陵胡有初家文江之上泊然布素而謹於義利之辨非其所當得不茍取遇人富貴不本於仁義者率草芥視之其為人慷慨豁達不務榮名所居遠城市車馬之塵喧囂之聲不相及有薄田躬耕足以自給又有雲林

泉石之勝日與幽人素士相羊山水之間飲清茹澹翛然自得也自號貧樂其從子中書舍人瀜求搢紳君子為之賦詩又猝以求余序人恒情所處率易於富貴而難於貧賤處貧而能樂此其志豈苟然哉然古之君子其樂乎貧也非恃貧以樂樂而忘其貧耳蓋天理具於吾心吾奉而行之無所違以至于仰不愧俯不怍其中泰然將無往不樂矣富貴貧賤自外至者惡足以動其中也故孔子之飯蔬飲水顏子之簞瓢陋巷豈樂乎是

哉樂乎在已者之無違於天也苟在已者梏亡之矣雖有趙孟之貴晉楚之富將其中汩焉膠膠擾擾憂虞之不暇況有於樂哉又況於貧賤而能樂哉有初之貧樂必樂而忘其貧可也樂而忘其貧古之人所以為至也吾以是進有初故書諸卷首卷中自鄒侍講至陳修撰凡詩六篇皆出翰林亦皆出於廬陵云

送張鳴玉序

贛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散處山

溪間或數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徵名或行數日不底其舍而巖壑深邃瘴烟毒霧不習而冒之輙病而死者常什七八江水險急灘石如虎牙森立或隱或顯奔湍之聲洶洶聞數里舟楫往来非資其土人跬步不敢越以是會府優視之於賦役百需常半減他郡而當江廣之衝將命之臣及海南諸番朝貢之使往来供億無虛日加之數年旱澇饑饉民之不遂豈少也哉而為郡於此苟非德任綏撫才堪繁劇不得為良建安張珂

鳴玉由行人擢知府于贑朞年矣自會府下至十邑之民皆稱曰良江右所治十三郡時稱良守不三四人而鳴玉與焉固其所施有及人者歟前之為守於茲非一人至于今人喜譚而樂道者曰趙清獻世謂清獻誠心愛人以惠利為主又稱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非本諸其德歟則後之為良守於茲不務諸德其可哉鳴玉發身進士其官京師時與余隣居今自贑述職將歸翰林檢討連智其同門也求朝士為詩送之又求

余序於是乎言

送李永定經歷序

永定吉水李明達先生冢子也余往年客武昌永定從先生在焉先生長余四十年忘年與余交厚時余兩人皆假館授徒永定治奉養之資無日不相見也先生長身脩髯飄拂可數面潔白如玉雪氣韻磊落有行義讀書不泥章句興有所適竟日忘返嘗愛余作樂府古辭遇有作取酒觴余向余歌相樂也後先生入竟陵永定

以才舉授宣州衛經歷明年永定遣迎先生先生還過武昌訪余時仲秋之夕明月東出余數人者共浮小舟具酒殽出夏口亂流至禹王廟下飲酒既醉舍舟登大別山四顧下憩秋興亭至郎官湖而還復酌酒大懽各賦詩弔古且寓離别之意先生三復其詩愴然既而曰人生聚散風絮相值耳何足道也明日别去又三年先生没矣嗚呼惜哉余至今未嘗忘先生而不可見矣見永定猶見先生也永定初在宣州有能名後詿誤黜上

既正大統凡用人制法一遵高皇帝舊章永定復還宣州求言為贈夫經歷之任子為之有素亦在致其明而已公無不明廉無不公修諸在已可也在已修無所往而不宜況於衛之經歷者乎遂書以贈别而令昔存没之感有不知余中之浩然者矣

送林正行序

刑者先王不得已以輔治焉耳非恃此以為治也後世民俗滋弊則所以防範之嚴者亦長民者之不得已也

子産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嚴固仁之所發也君子之為政豈輕德而重威哉故慘刻不可以為政而姑息亦不可以為政仁人君子之心在使民務善戒不善而已閩林君正行嘗官天台縣幕寛厚愷悌之政民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也既陞司讞於吾郡廉公有威於用法蓋得乎善善惡惡之中焉而直道而行無所顧避行縣所過其細民及其良民皆欣欣延頸而願見之其横民往往縮

首斂跡不敢肆焉以遂免於刑辟者亦不少矣而猶或以謂其嚴也夫治之於已著曷若防之乎未著嚴乎外而仁主乎中嚴亦奚病哉故十數年吾郡之細民及其良民恃之以安者林君焉耳前之司讞者嘗坐事去而今以宥還林君當歸俟闕林君不至其鄉二十年往焉展敬桑梓與故人親戚聚歲寒之堂飲酒洽比於契濶之餘何其樂也今朝廷方遣大臣四出詢民所利害而建革之及牧民者之廉貪材否而去留之則吾郡之民

所嘗恃之以安者其能已於言耶林君是行亦果能久於鄉哉推林君仁民之心必不溺乎其私之樂而忘返也余知林君故道其所素以為還鄉之贈

送樊叅政序

國家建牧守之官實兼治教之任而教居先焉未嘗教之而一任法以治此仁人君子所不忍為也牧守者民之父母父母愛其子必教之不率而後法治之盖法治之非父母之心也不得已而輔教焉耳江西古揚州之

域班孟堅稱藝文儒術斯之爲盛然其爲人負氣不屈自漢以來高風清節忠臣烈士光氣炳炳前後相望而道德性命之微文章問學之興相繼而出者非一朝一夕矣雖其間萬有一焉頑傲不率以干冒憲度此在三代之時不能無之惡得以此而掩彼以一人而累一鄉哉比年爲牧守江西而有父母之心明治敎之道爲民所歸戴者多也而亦有未嘗留意於學敎而一任法治甚者遇頑傲不率干冒憲度者輒嫭然以忿曰此邦之

人縣為是也嗚呼豈理也哉夫教而不率聖人所必治
縣而不別明者所不為仁人君子盍易其心以觀之徵
其實以發之且反求諸已之所施者如何也括蒼樊公
愼歷教郡縣學被名入翰林預脩永樂大典遂擢工科
給事中與余同朝十餘年其為人有學有行達乎治體
和厚而寬裕令滿九載陞江西右叅政於是士大夫翕
然曰是素明於治教之道足以佐方牧之大政端列郡
之表率而係十三府六十九縣之歸戴矣於是各賦詩

贈其行而屬余序因併及余之所欲言斯言也有非出於一人之私也

楊氏家乘序

楊氏宋盛時自吉水徙泰和世以貲雄邑中而業詩書服逢掖者相襲不絶舊譜載貢士三人考陳宗舜吉州科舉録在淳熙甲午開禧丁卯紹定戊子譜載兄弟三人皆授登仕郎蓋出漕貢又有自上舍生為主簿載於譜而須溪劉氏文集稱太學名士者其他為宣教縣尉

司計等官載於譜者非一至元延祐初先曾祖以科第入仕其後復有繼之蓋宋以来楊氏文獻之傳至是盛矣元季之亂楊氏衰落逮於國朝其子孫幸不失世業擢科第舉明經累累有焉而其先之文章行事可法於人可傳於後其家之所紀者歷世變故片簡不存洪武中司倉通判兩府君罷官家居方謀采録未及而相繼即世於是從兄思貽先生與士奇徧訪博求雖片楮皆録之不敢遺積十餘年頗有所得而高祖以上者寖

遠無存曾祖以下文之僅存者多憫世悼亂悲嘆憤惋率然之作其平時融精極意和平大雅之製所以發明道德者蓋不能得什一於千百嗚呼惜哉而諸父比歲之文其子孫不知保愛而亾逸者亦多其僅存者皆輯而録之若名賢贈荅哀輓之作及其他詩文有及吾先世者亦皆録之冠以譜諜事實總名曰楊氏家乘其首族譜尊本始也次家譜重所親也次事實行之紀也善行在人既沒不忘則形諸詠歎故哀輓繼事實焉次遺

文志之寓也同志相求則因文以達意故贈答繼遺文焉名賢之文非以為楊氏作而有及焉者亦可以旁考行事與其交游故列諸附録終焉凡二十卷不填卷尾者俟續得而録之得有先後故録不能以序也嗚呼是編所載文行始於先曾祖葢楊氏自兹以降百有餘年内而朝署外而民社錢穀之任皆有之而清白之操皆皦然不滓其隱居而家食者皆清修篤行貴義而賤利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君子行義未嘗不以望其後人

庸衆人之後猶有力學奮義以光其先者而况清德之世乎楊氏之後其必篤念而敬承之哉謹書以為家乘序

許幼道輓詩序

廬陵許君幼道既卒于京師士識與不識而知許君之賢者皆作詩哀悼之其子清穉以告余求序焉余與君交幾二十年其没也余尤不能已於情尚忍敘其哀悼之詩哉獨念君已矣世之士求如君者何其少也士之

能言者非不多也言問學者非不博也言德行者非不高也而所言非其所行所行非其所言士以此往往不見重於人使為士者皆如許君其誰不重之哉許君非名能言者也而言則必行行則必從其言其孝弟敦於家其信義重於鄉其行必出於誠必適於厚必依於禮不以艱難顛沛而喪其所素至於重交際周困急人比於漢之范巨卿云尤負理才嘗隨從兄學文宰漢川凡學文邑政設施必豫歸咨君君悉為畫可否既而行之

人無不悅服者一時江漢翕然稱學文為賢令凡漢川之人亦至今思學文不置不知其出於君也蓋君之所存一以愛民為務使之沾一命得一郡一邑而理之民之獲被其惠利豈少也哉然世之理郡邑者豈必皆有才德如君可以惠利其民而君將老始得分教武學教不久遂卒嗚呼是果繫於其命也耶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彼得於命者其身既死忽然若飄風已過而人不復留意者多矣其不若是者亦皆有人思之至

作詩哀之如許君者乎許君之得於人如此讀詩者可以考矣

送史志静郎中詩序

豐城史安志静舉進士為禮部儀制主事在京師於余還往有斯文之好余間暇喜讐校古書辨正舛誤志静明敏詳博得其助益為多且其為人廉潔恭慎京師賢士大夫皆樂交之而於余未嘗三日不見見未嘗意不在文事以是尤樂史氏世家真定元盛時其先有勲德

灼灼在國史洪武初志静大父官豐城始家吾江西至是三世矣吾於志静固同鄉也吾来北京四年鮮翰林無職專任春坊日益多暇未嘗不思同志静之樂今以滿秩来方握手聚語相慰藉天官卿知志静好學勤事而熟典故奏其績最陞儀制郎中國家一切禮樂法制咸儀制所治非達朝廷之體識古今之務明制作之意者不足以任於是薦紳皆喜儀制得賢長官也當復之南京来告别盖余向所同樂者又不可得因述余情為

序而屬詞林諸君子為詩贈之詩各賦一物以道意自侍讀學士曾君以下凡八人亦皆吾江西之士云

五清詩序

永樂辛丑春余自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公務甚簡每朝退歸坐小軒中杜門却掃時理書冊自適於故篋得小畫五幅不忍棄之裝為一卷其第一幅故人毗陵王孟端作也第二幅閩人陳叔起作第三第四兩幅忘其作者亦忘所自得第五幅永嘉孫隆作併叔起作

者皆得之黄宗豫余既各賦一詩書之金曾諸公又續為之賦沈民則題曰五清夫一味足以適口一音足以娱耳集是五者足以娱目而適意况益以諸公之佳詠哉明窓永晝午困之際閲而誦之則不必引茗盌聆絃奏而胸次可以灑然也

慶楊伯升七十詩序

吴中楊伯升宋和王存中八世孫偕其弟仲舉僑居武昌余往来武昌十數年與其兄弟交莫逆其清而粹也

和而醇也介而有容也兄弟一也連璧之相輝雙桂之並榮不可以掩蓋吾所遇兄弟之並貴者有之並富者有之其善德之並如楊氏者鮮矣自吾去武昌今三十年思憶往時交游之樂與楊氏兄弟之賢未嘗忘也比三四年仲舉來官翰林得慰久别每晤語必及伯升亦仲舉之篤於其兄也今年伯升春秋七十仲舉在史館喜其兄之安而念不得親奉觴為壽也求館中諸君子作詩寓歸為慶以屬余序余讀其詩蓋所祝願於伯升

者皆同然未必皆知伯升之賢伯升静厚有守所存所由咸當於義盖有契孔子論仁者静壽之道且不見南山之木乎處曠遠幽閒之地匠石所不見知其傲氷霜凌霄漢閲歴歲年固其理也伯升之壽固無俟於祝願而必見諸祝願者仁者愛其兄之心也幸余他日重過武昌尋舊侶招黄鶴酌江漢之清歌白雲之曲為伯升壽伯升必將撫清絃以和我

蜀江歐陽氏族譜序

吏部考功主事歐陽哲重修族譜一卷哲世居泰和之蜀江里其先出唐吉州刺史琮因有家于吉琮七世孫曰彪曰彤彪宋文忠公修所自出也彤㑹昌中舉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子澤居吉之永和鎮澤四世孫曰忠曰憲忠徙萬安之常溪憲將作監丞珣所自出也常溪七世至德祖徙蜀江迨哲八世哲所修譜葢因監丞之舊也哲又參較文忠監丞二譜有不同者其大者琮率州人捍黄巢事據史傳葢文忠一時傳聞之誤然余考文

忠集其石本所載如此而集本無之豈非集本後出已審其誤而去之歟不然公於南豐曾氏譜尤詳辨其世次而自作譜乃容不審耶惟歐陽氏自亭侯以来世有聞人而莫盛於文忠後五十年監丞繼出二公文學忠烈炳然於天下後世君子論其人盖國家之元氣也而同出於一鄉一族豈非盛哉嘗見二公譜序文忠言其祖考所傳於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為吏以學立身盖以是顉其族之人監丞亦云吾祖宗邁種德而

望其後之子孫以修人事君子之仁於家同一心同一道也盖君子施仁於國於天下必自其家始未有不能仁於家而能及國與天下者也仁者之言人所共師而况其族之子孫者乎今蜀江之子孫從事詩書科第仕宦彬彬有由哲字廣哲永樂辛丑進士尤負清操方嚮用於時續休前聞吾於歐陽氏有望焉故書以為蜀江譜序

西昌梁氏續譜序

人之先嘗有貴富則不復計其功行世率謂之故家此自流俗之見耳夫所謂故家者必其先文行有諸躬功利及於人聲譽有聞於時子孫克嗣於後而豈徒富貴之云哉自流俗異見於是閭閻畎畝猝起旦暮間或貴或富而饕詖忮害為豪者沿襲一再世蚩蚩之氓遂相與目為故家而君子不與焉果若其故家而後人有不能心其先之心蹈其先之行徒咢然自矜吾所從出異也君子猶不與也君子所尚者前有道以肇之後有道

以紹之而非徒以其貴且富也西昌梁氏其先自長沙徙江陵至南唐徵仕郎勝用又徙西昌世襲儒行至宋贈知吉州逢吉二子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池州安慶三郡君傑累官黄州同知翰林編修君崇子子華太原府通判又四世至蕃舉進士自太常博士歴知宣撫二郡皆官不過郡守家不至甚富而文學治行有聞於時者未嘗之也其肇於先如此蕃四世至不移二子用之永樂中累官至翰林侍讀兼

春坊賛善本之累官至魯府紀善皆以文學行義致聲譽當世其紹於後又如此君子所尚故家如梁氏者非耶蕃嘗作梁氏譜用之欲續譜未及而卒本之續之將授其諸子以屬余序梁楊世姻家義不可默蓋嘗自叙家譜以告吾後之人曰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為人後者必務明義以不忝乎先請於梁氏續譜亦云

贈大理寺丞張宗璉詩序

上嗣大寳之三月特詔吏部令京官五品以上與御史

給事中及外之布政司按察司與郡縣之長吏各舉才德堪守令者命下少傅楊士奇與翰林侍讀學士王直合議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應詔將卜日以奏時中外皆未有奏者而禮部郎中黃鍾最先奏宗璉會上擢用舊宫臣以宗璉為大理寺右寺丞當之南京出上親命固非用鍾言而鍾遂以知賢聞搢紳間上臨御以來惓惓焉哀敬庶獄雖笞罰不自用必付諸廷論每憲臣奏讞議必懇懇諭之欽恤之意矧大理天下之平宜夫

親擇而後授也宗理秉介潔之操涖事周慎而寛厚長者之志素孚於人其不忝斯職也審矣而與之游久者必取仁者贈言之義賦詩致交脩之意蓋君子之心也詩以張茂先進德修業輝光日新之句為韻賦者曾棨王英王直周述人兩韻總詩八篇而引其端者楊士竒皆其鄉人云

送宗老季琛詩序

廬陵江右諸郡之表也楊氏廬陵諸大姓之表也忠襄

公楊氏諸先德之表也季琛為公九世孫秉忠信廉潔之操懷明敏疏達之才襲詩書禮義之實豈非崑山之玉哉今歲京尹薦其名尚書試其能天子命之官以為南海知縣知縣雖古百里宰而南海者漢南粤趙陀之所治在大海之瀕數歲以来旱澇饑饉民臻於凋弊方有撫字之責又臨之以藩憲之重日奔走受事庭下至勞也又其地總制嶺南數十郡邑凡朝命之使有事於嶺南與海外諸蕃國及諸蕃國之人朝覲貢獻於闕下

者皆於此取給行費至繁也季琛承命而去乃無幾微不任之意見乎言色豈非其自信可以勝其事而不難哉蓋一有不勝則人將議之曰此某郡之產某公之裔也不獨羞其一己而已大夫士知季琛者皆為詩送之余其族人故序諸簡首

西城宴集詩序

京城之中直長安門之西五六里地幽而曠居民鮮少園池水木離落蕭散之趣往往遇之如遊乎城之外者

比數年士大夫稍有居於其間然其地旣僻於一隅非大官貴人氣勢赫奕者之所處而凡日用所需雖米酒蔬果猝求之有不易得此豈志於榮利者之所樂居哉居之而樂者非其人澹泊簡遠足乎中而無所累乎外者歟余之居於此也凡翰林素所交游多在焉然各有職務而欲尊俎譚詠以合羣情於一日之樂者蓋未暇也永樂壬寅閏十二月詔京官並給前一歲之俸而歲終公務亦簡於是相與為醵會而治具於陳光世是月

二十有六日晨雪初霽天氣融朗光世折簡以迓晝而畢集居城西者余及曾子啓王時彥余學夔桂宗儒章尚文陳光世錢習禮張宗璉周恂如陳德遵彭顯仁周功叙胡永齊劉朝宗凡十五人余正安近東從其志所樂恒在西也蕭省身自外至而僑於西皆賔致之皆翰林交游之舊也列序以齒籩豆潔豐觴酌循環酬酢並舉懽洽之至清言不窮間以善謔禮度無愆文采相發於是舉賔之初筵四章之末四句為韻賦詩韻少則疊

其一而以道夫相樂之意可謂盛哉禮有之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且先王之屬民也歳終休之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況吾徒皆仕有職任旦暮在公惟惰慢之是戒則以其閒暇相合為一日之樂者其於義固宜也衆之相合使其道與志有一之不相契而欲為樂亦不可得令之十有七人者十四出江右而三出於浙皆去其鄉五六千里而相與披豁傾寫表裏洞然忘其身之在客外此其相契而樂也夫豈苟乎詩成稡為一卷余序其

所由来於簡首各録一本藏於家後之人不有觀之而
興慕者乎

對雨詩序

永樂癸卯正月乙未天子大祀于南郊前期五日百官
齋沐出宿將受誓戒是日微風東興及午而雨霏霏冥
冥迨夕弗止春陽初暢寒沍不作而齋廬同宿者予與
余學夔錢習禮陳光世周恂如曾鶴齡陳德遵彭顯仁
胡永齊周功叙劉朝宗咸心悅神融若堪適者而焚香

瀹茗或論文譚道或琴奕以嬉余詠杜少陵喜雨之詩
顧謂衆曰曷有賦乎遂析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之
句為韻各賦五言六韻一首士君子之適夫豈以為巳
哉憂樂以民仁者之所存也自去歲春夏少雨冬屢大
雪皆數尺盖比歲之所未有民喜以為来年之望也今
歲正月之初輙屢雨常歲二月乃雨亦未有若今之豫
者而澤凍解泮土膏潤發區萌茁露盖時物之滋肇於
此生民歲計之所仰者可兾也夫造化一元之氣發於

春而契乎仁者之心則形諸聲詩固有所不能已矣而即其詩以考其志若有滄之詠霡霂之賦由今論昔豈相遠乎哉凡十有一人而賦者十人蓋退余為序云

東里文集卷五

東里文集卷六

明 楊士奇 撰

序

送蔡用嚴序

皇上統御天下夙夜孜孜圖惟理民之道數勅吏部簡拔賢俊又勅百司舉材德之士授以撫字之任比者詔蠲逋負又切責有司坐視民所苦不言者欲加之罰無非激勵誘掖使之究民隱達下情也牧守而有愛民之

心理民之才至是可以伸其志見於用也而今遠邇窮櫚蔀屋之民有饑寒之憂歎息困苦之聲豈少也夫膺職任有祿位又遇可以伸其志施其材之時而依阿翫愒不肯動心出力一少試焉甚或騁私為厲如此者豈國家所以簡拔任用之意盖今之牧守之不為此者亦少矣吾友四明蔡胄用嚴清修苦節有惻怛之心果毅之氣由鄉貢士入胄監擢知宜春縣吾交用嚴十五六年知其為人果不負國家愛民選賢之意宜春之民庶

幾將有瘳乎於是搢紳大夫有賦詩送用嚴者余為序
諸卷首

贈高以能序

余友劉叔毖為沅陵縣數年其為政有惠利隱然名動
湖湘間而余不見之十年矣今年寄書貺余并薦其所
與游高以能來見且曰自余來沅陵沅陵瀕蠻溪獠洞
氣候弗時若用數致疾以能挾世業之醫濟余善藥屢
矣今辰之守舉以能可以任醫學之職遣送請于朝萬

一拜天子之命而來也幸辱一言以華之以能既受職將歸謁余且申其所請夫醫以濟利為道也而非若為政者之能博濟也然為政者其身疾疢必資於人故劉君得以安其身而施利於沅陵之人者宜有資乎以能余可靳一言哉蓋嘗論為醫與為政同道保一身與保一邑一郡保天下之民無不同也何者勞逸欲其時也嗜樂欲其度也寒欲煦之熱欲濯之正欲扶而植之邪欲遏而弭之也欲窒虛䟽滯虧盈而益不足也察之者

欲深求於徼而不可以忽治之者欲責成於久而不以數易也夫然後可以保身保民而為良醫良吏之效著矣以能終身由於斯道而無違則所以濟利於人者將有不愽乎子必勉之子歸見劉君其道余嚮往之意亦若是也

贈王敬先序

西昌王敬先為宜章縣學訓導滿九載陞岳池縣學教諭且行欣欣如饑得甘食困得安寢然者世謂敎官冷

職士之樂處者十殆一二而已岳池去京師八千里為
蜀僻縣令有得一官於蜀率其心懾於險遠戚戚顧辭
其家人酸辛悲楚出語相付囑如訣別狀其有欣欣如
得甘食安寢然者殆百之一二耳夫士之有道也無往
而不適彼其有所不適者無諸内故也苟無諸内雖其
身終歲不出户庭不去其父母兄弟妻子而其心膠膠
擾擾不能自適況數千里之外者哉敬先樂善敦義有
古道前在宜章宜章俗不務學敬先化導誘掖之不數

歲宜章之諸生比比中進士去敬先来京師嘗主吾家吾親見宜章諸生在京者事敬先皆如子之事父非其施諸人積誠不已何以致此敬先少時與余同學海棠陳先生之門今其所自立如此可謂不辱弟念當時同學多已物故今存而仕者惟吾兩人然三十年来東西睽隔其間不過一再握手叙契闊未嘗極意傾寫也今兹復别豈能無情於是惠風始暢倉庚和鳴晨裝在門舉酒屬客余歌白駒之首章客酢焉歌伐木首章載歌

白駒四章之末余酬客歌雄雉之二章三爵既行序以識情

送李伯高訓導詩序

廬陵李伯高清脩博文明春秋之學今受命爲吉安府學訓導且行文淵閣大學士胡公率搢紳大夫詩以送之而屬首簡於余吉之學建於宋慶歷中載歐陽文忠公之記吉之士自歐陽公而下有楊忠襄胡忠簡周文忠楊文節諸君子累累而出伸大義於天下宋亡又有

文丞相挺孤忠死國盛哉吉之為學也皇明統一海宇惓惓焉興學育材三歲大比選其賢能用之而吉之士恒多於諸郡至屢占第一之選固出上之教化亦其積習之善興起之速者然歟令伯高往焉偕其秀民從事於詩書俎豆揖讓之間涵泳歲月之久將見吉之賢材益盛風俗益厚足為伯高之榮且樂而使學士公與吾徒之仕于外者他日得歸謁學門從鄉人長老以頌天子太平之功如歐陽公所云者不亦與有榮且樂乎故

書以先之

劉氏慶源編序

刑部尚書雄縣劉公觀作劉氏慶源編以譜其族屬余序之自宗法廢賴譜牒之行以維持人心紀綱俗化為世道之助蓋周禮小史之職掌邦國之制奠繫世辨昭穆世者諸侯世本蓋今世譜也其來尚矣然世臣鉅族傳歷既遠更代多故譜或存或逸非有賢子孫不能舉而修之也劉氏系出陶唐而盛於漢其後子孫益衆譜

牒歷世有作如隋劉善經唐劉知幾劉子玄及宋河南劉氏所著最為焯焯而知幾考據尤精博固劉氏世多賢子孫乎雄縣之劉其先諱温者自河南徙今尚書公所著自高曾以下至其子若孫凡七世蓋高祖以上譜逸不可考而七世之後至于曾元至于數十百世有繼脩者可以本諸此矣如劉氏之族自今至于數十百世因譜諜之存崇孝友之道廣惇睦之風者亦本於尚書公之賢乎然考其高曾以来韜華養素樂善施仁深矣

際國家景運之興尚書公以明經擢第今三十年出典名郡入總憲綱歷掌邦禮邦禁為國大臣弟泰從上征伐有功累官至世襲指揮同知伯仲偉然効文武之用於時顯榮光大非其本諸先者深乎然則斯譜之傳他日太史傳名臣述世系者將有攷焉豈特施之於族也

送徐提點詩序

皇上稽古制治肇建北京首立郊廟社稷之位以祗事天地祖宗百神先事詔太常以羣執事之半詣北京而

神樂觀提點徐善淵恭承詔命率樂生三百人就道有日士大夫與善淵往還者聞而造焉是日積雨初霽秋氣澄朗善淵欣榮命之自天樂搢紳之咸會列筵陳俎觴酌屢行同會者春坊左庶子鄒濟右中允吳均宗人經歷虞進翰林修撰陳循庶吉士曾泉太常典簿周驥及余凡七人酒未既庶子曰善淵斯行盍一言贈之衆皆曰然於是中允取座右戴石屏詩語各探一字為韻賦詩詩成屬余序昔周成王既成洛邑率諸侯以祭於

廟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夫至於助祭及執事之人皆有其德尤足以見夫國家之盛今善淵熟於禮而達於事其往而無忝矣士幸遭天下無事聖明制作一新之時恭承一官近日月之清光足為至榮而況効職於壇陛俎豆之間相事於灌薦對越之頃不又榮乎斯以贈言之旨咸畧仳儷之懷而作其欣往之志新歲伊邇萬方會同余亦將與善淵邂逅於泰壇清廟之前遂為之序

聽琴詩序

樂之音皆可適也而足以暢幽鬱去驕吝順性情於中和者惟琴焉古之君子於羣居及其獨處而適蓋未嘗不在於琴也民之生蚤作而莫息其間擾擾焉與事物酬酢而又有不當於其意者其能泰然無滑乎中固已鮮矣矧結纓垂組操簡持翰夙興而夜寐有職事之煩者乎則其間暇相聚資於琴以適焉者人情之所宜而君子之為也永樂二十一年正月十有三日天子大祀

于南郊前期四日百官齋沐宿于公與余同宿者十有一人是夕月色在户清香滿庭宴坐雍容懷抱和暢功叙援琴而鼓之連續數引宫徵間作疾徐髙下雍雍古澹淳雅之音盖使人襟宇澄淨氣志皆融豁然如濯埃氛而遊於泰和無事之域者何其適哉於是余賦五言古詩一首而衆和之恂如并和其韻皆以道夫適於琴之趣也夫雅與俗不相諧也荒蕩靡靡之音世所同好則為此詩者固無與於世而獨吾徒之所寄意也則雖

一時之適不可以棄故録而序之

送王編修南歸序

吾友王格非篤實果毅學博而行莊起家九江學官太宗皇帝初建儲名為司經學正字仁宗皇帝初嗣位自交阯驛召還進翰林檢討修兩朝實録格非預纂述書成賜賚有差盖纂述先繕寫繕寫先雜執事叙勞也既而有司不復論勞奏均陞一階於是格非陞編修而雜執事往往位列其右格非戴上之恩安已之分恭就其

班位怡然朝之士經格非選拔者今內佐六卿之治外受方岳之寄與凡躋華升要崇秩厚祿出有騶從之盛入有肥甘輕煖之奉者比比而是格非官七品布衣徒步祿入僅給儉約混儕羣衆中流俗固不知有格非也而士之重格非與格非所自重者皆不係此格非吉水帶原文獻家世有聞人百餘年間吾耳目所知者吾素與耕兩先生及欽止皆仕有祿而皆不久於位不及下壽格非今年六十有七歷仕三十餘年雖中更險阻坦

坦如履康莊殆若有神相者盖格非所不能得者人耳非士所戚也今以病得請歸優游餘年遂其素志士又以為格非榮獨余不能無情者盖在館閣家同郡生同年而好者與格非兩人格非今決然去余不能有裨於時且多病早衰而猶縻寵禄詩曰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三復嗟嘆酌之酒而與之别

送禮部尚書兼大學士金公歸省詩序

洪熙初元歲事肇新春陽布和萬彚咸鬯天子御明堂

敷仁澤覃被天下載念臣工久勤職務未遑于私有詔親在者歸省否亦歸展桑梓咸有錫賚視其秩而等差焉於是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公幼孜其太夫人春秋八十首奉命以行詞林諸君子相率賦詩歌詠聖天子之大德及太夫人之盛福以為公贈而謂士奇為之序夫人之倫莫大於君親而行亦莫重於忠與孝忠孝一致也昔者明君之使臣也必體其愛親之心而命之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又曰不遑將母將母來諗何其念之深而言之數也君子謂臣之事君先公後私君之使臣先恩後義今天子推恩其臣比隆成周盛時明君之大德矣先皇帝初臨御簡用文學之臣七人任之於宥密幼孜與士奇皆與焉於是名七人者之命婦入覲中宮惟幼孜以母行宴賚隆厚加有冠服之賜葢二十有餘年先帝先后升遐在天其七人者亦有存没之異而太夫人安享祿養至于今榮進二品之封益壽而益康何其福之盛哉宜乎

歌詠之有作也公歸朱衣象笏升堂拜慶使其子若孫歌之以佐壽觴鄉閭族姻其必有歆豔而竊歎曰金川玉笥之間前所未有也又必有觀感而興起曰使為父母者率以忠孝導其子後將無繼今者乎則是詩之作豈徒以侈當時其有係於後來者不亦重乎

送吳子恭先生致仕詩序

安成吳子恭先生今年八十以黃岡縣學教諭致事歸其鄉詞林學士大夫素善先生者皆賦詩贈之余辱交

先生三十年獨能已於言乎吴故永新名家自宋以詩
書科第為邑之望具載鄉衮文信公所述元之初興寧
極先生博學惇德與劉須溪趙青山皆以先朝遺老為
鄉人後學所尊寧極先生始徙安成子恭先生之曾大
父也其先如此子恭先生明經守道以成就後進為務
為學官歷寧鄉福寧黄岡三縣焯著功效歲賔興校文
廣西者再浙江者一鑒别之明升黜之公學者心服被
名纂修永樂大典於中禁一時四方老師宿儒多在而

通博明正率推子恭先生其人又如此此余所為敬之而願交者也然自赴黄岡不相見將十年時有咨求老成及禮文述作之事余未嘗不意在子恭先生然其年益髙病益侵愛莫致之懐耿耿久矣乃令一晤語未竟遽别此余之情所為不能已者也然古賢人君子之老而致其事歸也其道德文學猶有以儀鄉邦淑後進不徒歛焉自足也岐陽有瑞物焉群飛競起而随附之如吴先生歸而鄉人秀俊有志於學者咸得所附託余之

情亦可以自慰也請書諸羣公篇什之首以為先生贈

送羅學古還清化詩序

學古之大父仲淵翁洪武中以間右徵居京師翁負材具濶畧喜論議而愛民矜惻之意常溢出言表郡縣禮為耆老而咨政焉余在翰林時與學士胡公數以公事出江東門以鄉郡故數過翁翁春秋已八十欣欣躧履迎客相與披豁傾寫雖尊俎笑譚而其意常在於民也時學古丱角方執經從國子師而涵濡其大父之訓於

朝夕之深余兩人固已期其成也永樂壬辰余奉命考會試得學古所試文字讀之條達明鬯嶄然羣輩中於是喜學古之遂升也既擢監察御史為法從於兩京能勤其職有所知未嘗不言聲譽灼灼以起又喜學古之敏於用也為御史七年陞清化州知州清化在交阯西南海上去京師萬餘里朝廷豈薄近臣之良而輟之荒落遼遠之域哉顧其地淪隊夷獠數百年聖天子在位然後去其所為害者而郡縣治之將被之文明之化然

其漸習之汚且固有非可以一朝夕振舉之也則必資
夫學通材達久於左右明識上意者而任之此武王不
忘遠之盛心也然牧守與臺憲異職撫字與彈擊異施
皇上大德如天無遠邇內外一惟覆燾生育之而已學
古以其所素講習與得諸家訓者推而行之吾知奔
壑之泉走阪之丸不足以喻其易也學古初赴清化重
朝命不及告行於常所還往今之來覲也留兩月而歸
於是中書舍人龎叔厲諸縉紳大夫為詩送之又屬余

序之

康氏族譜序

女弟之子康榮從余在京師數年及冠有志問學而以父命將歸請叙其族譜康氏居西昌邑東南五里所澄江之陰曰蒲田里自泰然甫至于今十世脩忠厚服善仁累累有繼也盖吾所識者復性質直而好義磊落而濶達當元季寇盜充斥能倡勇保障其鄉復圭茹清飲潔以詩書教授里中躬率其族之人蹈履善行愈老而

而愈不倦復性之子仲璧有雅度不屑意生事然獨守儒業為鄉塾師此榮之大父而皆康氏之有聞者也其上世雖未有以祿位顯者而其所與為婚媾交遊蓋多顯矣金玉之為物雖未登諸器用世未嘗不至寶畜之而古之君子其所以重當時昭後世者豈皆為其有高爵重祿哉此譜作於復圭而相之者仲璧之子彥英固本其尊祖敬宗之心之所發乎其亦欲使後之人究知其先世以圖善繼者乎夫善繼必自學始究知禮義之

博致乎躬踐之實使德備於身施於家而為孝友惇睦之行達之於用而為致君澤民之功以益大其宗者康氏之子孫其可不務乎夫畜之久者其發弘榮歸以及其族之人勉之哉

送羅照磨致仕序

廬陵羅儀範為肇慶府照磨廉潔而端静愷悌而寛厚藩憲之賢知儀範之難得也皆禮待之畝畝之氓知儀範之難遇也皆心歸之獨郡守貳以下率迂視之且數

形於譏切曰居底僚乃欲樹名耶儀範自執益固守貳
滋不恱肇慶所治一州八邑其二三邑㢓癘險惡冣甚
者有官守於斯而獲生還百或一二焉奉使命於斯而
獲生還什殆一二焉比歲徵歛之事繁而郡恒委儀範
往督二三邑之未集者盖排之危地也儀範懷牒即行
畧不見難色其所至不私取民一芥民知儀範長者皆
趍其令如父之令其所集事恒先諸邑而自是事之難
集者郡率檄儀範自儀範至官三年計其跋涉山谿衝

冒瘴毒之日恒什八九而坐廨宇治職事之日殆十一二然儀範容色腴澤步履輕健未嘗一日疾疢之加乎身也蓋君子直乎内者無往不自得茍直乎内固宜有相之道吉凶利害豈人之所能為哉儀範比以公事至京時上初嗣大位弘施寛恤之政中外仕者皆喜幸可以久安其位也儀範獨曰吾豈當踰六望七之年尚不知止哉遂以老疾辭天官卿言於上詔從之士大夫皆高儀範之達也老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於是有愧

儀範者多矣吾素厚儀範故於別也書其所以決去之故贈之非徒以儆娼嫉者亦使鄉人士知君子仕止之有道也

熊氏族譜序

今天下姓氏皆古天子諸侯之後其先功德之被人者廣則其流澤後世久遠而蕃碩自然之理也春秋戰國之際惟楚地廣民衆則其上之所以被於人者宜亦廣且衆矣楚鬻熊之後以名爲氏當是時諸侯稱國者未

嘗稱氏惟楚國之君世稱熊氏熊望出南昌江陵數百年来南昌之熊㝡盛支分派别跨數邑詩書纓組連續赫奕非他姓可儗豈非其先之被於人者廣且衆故其流澤至于今未艾歟新吴之族宋治平四年有諱洽者自番陽来官是邑遂家焉三子原善原穏原吉原穏徙豐城原吉莫知所徙惟出於原善者世居新吴傳歴既逺子孫益衆亦有不得而詳者矣原善之後月窓甫斷自曽祖至其子凡五世録之為譜而一堂之間祖孫父

子孝敬慈愛藹然也其子本誠舉進士歷兵部郎中為福建左叅政廉潔公平八郡之人悅其政無間言此其所以被於人者又廣歟將澤流於後焉有窮乎本誠今調浙江以此譜求序故為泝往推来而書之

送國子學正黃信道致仕詩序

國朝之制太學自祭酒司業丞而下居師導之任者五博士十五助教十學正七學録凡三十有七南北兩監合七十有四必歷郡縣學官有㝡績廼授斯任大約今

天下郡縣學官不下三千餘人於其間拔七十四人以為兩監師其選之固精與比歲南監祭酒司業數闕而南京卿大夫及監之諸生來者比比稱學正黄信道先生曰此良太學師也卿大夫歸其德諸生服其教人人言如出一口盖先生純粹簡靜言必在道義行必循矩矱其所示教非獨言語文字而已然則論今太學師之賢先生其巨擘歟先生朱文公門人黄文肅公六世孫千里之足産乎渥洼之濵超類而絶倫非其所自之異

耶聖天子篤意學校近命大臣就兩監簡諸生之久無成者罷黜之而賜璽書飭勵師生又戒祭酒司業禮其為師之賢者所以厚化本興賢才聖德隆盛千載之遇也顧祭酒司業所當禮者豈有過於黄先生哉而先生先月詰闕請老上以其年七十勅聽致事優老禮賢之盛心也然知先生者猶為太學師道惜其去或曰君子之道足於巳無往而不可以及人先生之歸也幸精神未衰將見化成於鄉必有蜚英騰實顯顯而起者則在

彼猶在此奚内外之擇哉於是六卿及貳皆有贈行之詩户部尚書陳公以求余序余故采大夫士言之同者書諸卷端云

易簡方序

醫者聖人仁民之術也古之君子有愛民之志而無行道之地則往往用意醫藥以幾有所濟利仁者之心也禮部尚書毗陵胡公源潔蚤有志及民舉進士官侍近奉命四方其耳目所遇有可以利民者多奏而行之然

未足以充其志也間暇無用意於醫得一藥一方之良手自録之盖以試皆驗以施濟亦博矣所集録既富永樂中嘗具表以進特被奬賚其書析若干門凡若干方總名曰易簡刻梓以傳公幸際亨嘉之運佐天子和邦國有行道之地方將導迎德澤以覃利天下而猶汲汲於此盖仁人君子愛民一念無所不用其至也然善為醫者如良將用師精熟古法而不執一道臨敵之際隨機制勝故所向成功夫得是編者誠能究陰陽表裏

虛實與夫經絡脉證之故審度而用之將其施也養由之射庖丁之觧牛惡足以喻其速哉其功不尤博矣乎此葢胡公利人之意而未發也因求余序故爲書諸卷首

送高伯琴歸省詩序

吉水高趦伯琴出文獻故家以明經飭行爲新城縣學教諭九年課績居㝡陞莱州府學教授九年課績又最當陞未奏而伯琴亟言於上臣自忝禄仕不省先父母

丘墓久矣旦暮迫於心不能已幸今蒙寛大之典敢布其私懇詔從之翰林侍讀錢習禮於伯琴有同門之好合諸學士大夫分韻為詩送之而屬余序永樂丙戌三月太宗皇帝臨軒策士傳臚之明日進會試所選副榜士於廷親試之上御右順門晝漏下十刻命翰林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諭旨令就試者從容盡所藴毋苟且取具命光禄給食中官夕給燭遂親拔三人入禁林餘第為二等付吏部授學官上者教諭次訓導聖明惓惓惟

恐失士而成就之如此伯琴時得教諭嗚呼今廿有二年宫車遠矣伯琴所至其成績顯著可以不辱今歸桑梓薦獻其先人退而周旋族姻鄉黨之間可以為榮然吾因伯琴之歸有不能緊於心者仁宗皇帝達孝推恩以仕者有一二十年未遑歸省特詔中外有官並許給告以伸孝子之情而限約序次具有定著士大夫得遂所欲皆感激祗德意亦有積月連歲溺私忘反上不率君命下不念同僚之望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曾子曰君子有絜矩之道伯琴行遇之而一言焉亦仁義之及於人也

送孫先生致事歸豐城序

國家循三代聖王之制仕者七十聽致其事盖體羣臣全始終之仁也而古之人有樂乎内無所累乎外者雖年未及七十苟有可去之道輙引而去之此雖未必當乎大中然不失君子之節焉視夫年已邁氣已衰視聽動作智慮無一之可施而其心膠固榮利而不知返焉

者其賢不肖相去霄壤哉豐城孫宗正先生其有古君
子之節者歟先生自郡教授陞助教太學復陞博士祭
酒司業之所加禮六館諸生之所悅服者二十有餘年
幸際聖天子篤意興學之時先生年六十有三聰明彊
裕足以有為乃援子貴受封之令解太學之職得翰林
編修徑歸其鄉非其有樂乎內而無累乎外克自果如
此哉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先生有焉然吾素慕
孫先生之善教也先生五子吾識其三皆出身科目曰

良初為御史能持身脩職所至聲譽勃勃曰恭今為編修在史館謹厚有文曰讓為縣敎諭不忝師道其二處者雖未識可類推見之此先生所為可樂歟豐城君子之鄉也三四百年間文學節行有聞者焜焜相望其流風餘韻所漸被至今不衰今仕京師余所識者十卒六七有君子之行則夫處者其不戾於君子固多歟孫先生之歸何往而非可樂哉六卿及翰林諸學士有為詩送先生歸者編修周叙禮部主事張習以求余序余年

與先生上下而多病早衰不能自引退其有愧於先生多矣幸旦夕賜罷歸道先生之鄉訪先生之廬凡所樂者當悉以告我

東里文集卷六